

孤獨的老鷹

One Lonely Eagle

■ 黃秀燕 台北慈濟醫院安寧共同照護護理師

從2009年開始從事安寧療護共同照護，將近一年來，發現許多病人需要的不只是身體的照護，有更多的人因為身病引起心理的苦，心靈的照護非常的缺乏。20多歲的阿豪(化名)就是典型的一個例子。

忍痛的阿豪 受苦的父母

因為爸爸還不了解阿豪的病情，總期待他像以前一樣能走能跑，這樣的情感壓力卻讓阿豪更承受不住，導致父子情感的裂痕。所以，大部份時間都是媽媽在陪伴，但媽媽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。

跟阿豪的第一次接觸是在2008年底，由心蓮病房虞秀紅護理長帶著我去10A病房提供共同照護。當時阿豪的膝蓋處長了一個非常大的骨肉瘤，膝蓋的疼痛紅熱讓他難受不已，但他會忍到真的受不了了才敢使用嗎啡類止痛藥。我們幫阿豪在患部以精油按摩，舒緩疼痛感，他回報給我們親切的笑容。今年的2月3日，我在院內的共同照護照會資訊



從事安寧共同療護之後，秀燕在幫助病人減緩身體不適之外，會想辦法運用輔助療法助病人抒發心裡的苦。

系統上發現阿豪再度住院了，於是去病房看他。他左膝上的腫瘤已經不見了，因為大腿以下截肢，神情顯得落寞許多。在他這次住院化療期間，精神狀態每況愈下，我們利用了所有的輔助療法試著幫助他，很慶幸最後我以藝術治療引導他，說出心中的話。

畫中的老鷹 孤獨的心

因為我發現阿豪有一本自己的小冊子，他會在上面寫心得，而且他原本是從事設計業，於是我鼓勵他用畫畫來表達心情。起初，阿豪推說他只會畫設計圖，不會一般的塗鴉亂畫，我就先畫了兩朵向日葵送他，然後把畫紙和筆留給他，鼓勵他試試。

4月8日我再去探望，他因為剛做了肋膜沾粘切除術，感覺很不舒服，但卻怕用嗎啡止痛會上癮，我先安他的心，讓他了解疼痛控制，不要因用嗎啡而自責害怕。接著，我問他有沒有畫了些什麼？他又說了一次他不會。我跟他要了紙筆後，問他：「你喜歡什麼顏色？」他回答：「淡藍色跟紫色。」我再問：「那你想畫什麼？」他說：「藍天、白雲，還有紫蘿蘭。」我畫好之後問他要再加什麼嗎？比如動物、昆蟲、鳥類的？阿豪沉思了一下說：「老鷹吧！」我問：「那要畫幾隻？」「老鷹都是孤單的。」我回應他說，老鷹也會有同伴。阿豪說：「或許其他隻有，但是這一隻沒有，它隨風飄流。」我問阿豪要幫老鷹取一個名字嗎？他想了一想说：「孤獨。」

我們就這樣完成了一張不怎麼起眼的畫，但我想卻表達了阿豪心裡最深層的感受——孤獨。雖然我不



一張普通的圖畫，是秀燕幫年輕的病人阿豪完成，阿豪內心說不出的感受在圖畫中表達出來。

能幫他什麼，但我想有人可以瞭解他就夠了。

與家人道別

後來媽媽跟志工回到病房來欣賞畫作，媽媽說那紫色的是薰衣草，阿豪說是紫蘿蘭……我答應找出紫蘿蘭的照片。隔一天再去看阿豪時，他已經意識不清了。所以到最後都沒有機會把紫蘿蘭的照片給阿豪看。

在阿豪往生前這段時間，有心蓮病房的志工陪媽媽，爸爸也經過醫師說明病情後常來探視阿豪，眼裡盡是對兒子的不捨。在我們的引導陪伴，阿豪最後與父母、姊姊道別，互相祝福後離開了人間。